

古代各领风骚的时尚女性

东汉大将军夫人孙寿：“堕马髻”创始人是个美妆博主

东汉桓帝年间，大将军梁冀之妻孙寿，不但貌美且颇有媚态，还是个美妆博主，粉丝无数。《后汉书》中说她，“作愁眉，啼妆，堕马髻，折腰步，龋齿笑，以为媚惑”。她发明的这些装扮，在洛阳引起轰动，洛阳女子纷纷效仿。

东汉末年的《风俗通义》对这些奇特的妆容做了一些解释：“愁眉”，就是把眉毛画得“细而曲折”；“啼妆”，即在眼睛下方描一些眼影，好似正在啼哭；“堕马髻”，就是将发髻侧在一边，模拟骑马过后发髻自然地松散歪垂；“折腰步”，就是走路的时候脚娇弱得仿佛难以承受其体重；“龋齿笑”，即因为牙痛而似笑非笑的样子。

美人一会儿愁一会儿哭，又是娇弱又是体虚，发髻一歪还挺萌，朴素的东汉人民觉得美呆了，“京师翕然皆仿效之”。

但是这位大将军夫人也不是什么善茬，她丈夫梁冀在外是专擅朝政的权臣，回到家见到孙寿，却像老鼠见了猫，特别忌惮。后来汉桓帝清算梁冀，两口子双双自杀，梁氏、孙氏全族被杀。

孙寿的堕马髻和啼妆，却流传了下来，唐朝时还一度盛行。

在古代，虽然没有媒体网络和街拍走秀这回事，但被关注和效仿的时髦女郎，一直是不缺的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介绍，古代中国的时尚群体，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，其一是皇室宫廷，其二是权贵阶层，其三是娱乐界，也就是倡优。



《魏国夫人游春图》

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

大唐魏国夫人：她或许是我国最早的“裸妆”倡导者

唐朝女子的时尚有多面，有时候充满了阳刚之气，有时候带着异域风情，有时候又性感华贵。

《礼记·内则》规定“男女不通衣裳”，卫道士常常将服饰礼制拔高到国家兴亡的层面上，“妹喜带男子之冠而亡国，何晏服女人之裙而亡身”，警告世人不可以乱穿衣服。但是在唐朝，女子着男装从宫廷开始，流传到了整个上流社会，不啻是对传统礼制的一大挑战。

《新唐书》中说：“高宗尝内宴，太平公主紫衫玉带，皂罗折巾，具纷砺七事，歌舞与帝前。帝与后笑曰‘女子不可为武官，何为此装束’。”太平公主当时穿的是男装，帝后没有丝毫不悦，反而颇为欣赏。

隋朝至唐初，女子原本需戴遮蔽全身的“幂离”（音密离）或网帷遮到脖子的“帷帽”，这是游牧民族的遗风，可以遮挡风沙、防晒防偷窥。可是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女子直接戴顶胡帽，或者干脆啥也不戴，露出好看的发髻和妆容，男装之风也日盛。“从驾官人骑马者，皆着胡帽，靓妆露面，无复障蔽，士庶之家，又相仿效”，“俄又露髻驰骋，或有着丈夫

衣服靴衫”。不信？请看大唐“记者”张萱发来的时尚街拍：《魏国夫人游春图》。

图中哪一位是魏国夫人现在还有争议，但普遍认为其中有女子着圆领窄袖的男装长袍，腰束革带，头戴软角幞头，足蹬软靴。

关于时尚icon（偶像）魏国夫人，唐诗中也不乏对她的描述：“却嫌粉黛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只扫了扫眉毛，不施脂粉就去见驾了，也就是说，魏国夫人应该算是我国最早的“裸妆”倡导者。

那唐朝的盛装女子是什么样子呢？敷粉涂脂、描眉画唇，这是和现代差不多的化妆程序。除此之外她们多半会在额上装饰着花钿，太阳穴边描着斜红，脸颊酒窝处点面靥，再身着艳丽的高腰掩乳裙，搭配帔肩。其中花钿，原是脱胎于魏晋南北朝时的“额黄妆”，即在额头涂上黄粉，又称花黄，《木兰辞》里“对镜贴花黄”，说的就是这个，后来慢慢演变成贴在额头上的装饰物——花钿。

一场马嵬坡之变，魏国夫人香消玉殒，大唐也盛况不在。如今我们只能从故纸堆中一窥当年的风华绝代。

南唐昭惠后周娥皇：引领潮流的音乐家

南唐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兼舞蹈家，她不但通书史，还善歌舞，尤工琵琶。史书上说，她创作“邀醉舞破”的时候，“喉无滞音，笔不停思，顷顷谱成”，顷刻之间便能谱完一曲，非常了得。她还仅凭残谱，就将盛唐后失传的霓裳羽衣曲复原，使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，便是后主李煜的发妻，昭惠后周娥皇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大周后”。

史书称昭惠后有“国色”，不但有才华，人还长得美。陆游在《南唐书》中记载了她作为时尚达人的趣事，“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鬟朵之妆，人皆效之”。李煜在给爱妻所写的悼念之作《昭惠周后谥》中也这样描写她的绮丽身姿：“烟轻丽服，雪莹修容，纤眉范月，高髻凌风。”

与李煜恩爱十年，昭惠后病重。关于她的离世，史书记录得极其凄美，自知大限已到，便“沐浴收泽，自内含玉，卒于瑶光殿，年二十九”，后来与她心爱的金属檀槽琵琶同葬。

尽管她的妹妹被继立为后，但是千百年来，在看过李煜悼文的读者心中，那个“高髻

凌风”的女子，无人可以替代。

一直以来，有传闻说小周后喜穿碧色衣服，尤爱一种叫“天水碧”的颜色。史书上关于天水碧的记载是有的，但没有明确说小周后和这种碧色有关，反而都说是“李煜之妓妾”或“煜宫中”，染碧为衣，夜间忘了收回，沾染了露水的织物，颜色显得特别鲜亮。如若真是小周后成就了天水碧，直接写“周氏”或南唐隆宋以后她的封号“郑国夫人”就好，为什么说得含糊其词呢？指名道姓说小周后染成天水碧，然后官人纷纷效仿的是《宋代官箴史》，但这本书成书于民国，又是小说的形式，可信度不高。

无论在才华上，还是在引领时尚潮流这方面，小周后都比不过她姐姐。关于南唐的潮流动向，还可以看看顾闳中在名流韩熙载的时尚派对中发来的高清图。

能出席韩熙载海天夜宴这种场合的家伎优伶，都是当时拔尖的娱乐圈艺人，她们也是古代时尚界的领军人物。从画中可以看出，五代时期女子的服饰，虽然还有唐朝遗风，却趋向于务实，显得更紧凑和简洁。（夏秋）

秦观眼中的美女画

妙手写徽真，水翦双眸点绛唇。疑是昔年窥宋玉，东邻，只露墙头一半身。往事已酸辛，谁记当年翠黛颦？尽道有些堪恨处，无情，任是无情也动人！

据《广州日报》介绍，宋代的秦观是苏轼门下之士，甚至传说他是苏轼的妹夫，与苏小妹成就奇缘，其实这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而已，根本没这事。不过，苏与秦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，经常在一起有很多文化文学派对。且说这一年，老苏得到了一幅名师画的崔徽的图，这崔徽是唐朝河中地区有名的美女、歌姬，爱上了当地节度使幕下的才子裴敬中，相恋数月。后来裴敬中要离开河中，无法带着心爱的女子同行。崔徽也抑郁成疾，趁着容颜没有改变前，请画师丘夏给她画了一幅写真，请人托寄给裴敬中，说：“崔徽一旦不及画中人，且为郎死。”后来崔徽真的死了。

这么一幅画，凝聚着这么一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，当然是文人喜欢的题材。苏轼也得到了一幅崔徽的画，秦观看后，来了兴致，题词一首，开篇曰：“妙手写徽真，水翦双眸点绛唇。”看人先看眼睛，这美女崔徽的眼睛如同秋水般明亮清澈，一点绛唇，也十分鲜艳，秦观不愧是描写高手，抓住最能摄人魂魄的地方，集中笔力描写，省了力气，也有了重点。

接下来再引申，这双美人眸子含情脉脉，明眸动人，好似在看着自己的意中人，该用什么比喻呢？比喻似乎在这里有点苍白，于是用了典故，“疑是昔年窥宋玉，东邻，只露墙头一半身。”这里用了《登徒子好色赋》的典故，说的是美男子宋玉东边家的美女邻居，也是花痴邻居，看上了宋郎，每天躲在墙头上偷窥意中人。一个怀春少女的眼神，是怎样的？那种炙热、柔情，想想都知道，用这个眼神来描绘画中的崔徽，自然妥帖，也能传神，符合画中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，以及其命运结局。这句词还泄露一个真相，画中的崔徽并非全身像，她只是在墙头上露出半身，尽显羞涩之态。可见秦观将其与宋玉邻家女对比，是从身体语言展开联想的。高明的文学家，总能抓住一丁半点细节，进行广阔自由的联想。

由画中人的相貌，情态，又想到画中人命运，秦观写道：“往事已酸辛，谁记当年翠黛颦。”崔美人的爱情悲剧已经成为往事，时过境迁，谁也不记得她当年眉头紧锁的情状了，只可惜眼前的画中人虽美，但毕竟只是些颜料笔墨的组合而已，无非是无情的美术作品，这就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，“尽道有些堪恨处，无情”。这种遗憾其实就是观画人与画中人无法直接沟通的遗憾，被画感动，却无法与画对话，当然“堪恨”。然而，毕竟画作太传神，而且又附着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，纵然是无情，其实也还是传达了感情，有了微妙的互动，当然还是很感人的，“任是无情也动人！”

艺术品的物质属性和情感属性，一方面是矛盾的，另一方面又是融洽的，就看你有没有进入其中。

（刘黎平）



“斜红”妆

魏文帝曹丕宠姬薛夜来：走路撞上屏风，撞出了“斜红”妆

晋《古今注》中提到，魏文帝曹丕宫中的女子好画长眉，好发明新发型，流行“蛾眉”、“惊鹤髻”。其中莫琼树、薛夜来、陈尚衣、段巧笑，最为受宠，日夜侍奉在曹丕身侧。莫琼树发明了一种叫“蝉鬓”的发型，望之缥缈如蝉翼；段巧笑则喜欢用紫粉拂面，也就是在脸上涂紫色的胭脂。

南唐《妆楼记》中则讲了一个关于薛夜来的传说。薛夜来刚入宫，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很多宝贝从没见过，什么都不懂。有一天晚上，薛夜来去侍奉曹丕，远远看见皇帝在灯下，一高兴就把一块七尺的水晶屏风当空气，疾步走过去，“咣”一下脸撞在了屏风上。薛夜来的脸上立马红了一大块，但神奇的是，伤痕如晓霞将散，反而有一种动人的美感，于是宫人纷纷用胭脂效仿，名曰晓霞妆。

这种晓霞妆，从两晋南北朝一路流传到了唐宋时期，改唤“斜红”。南北朝至唐宋时的诗歌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“斜红”的描写，例如梁简文帝的“分妆间浅靥，绕脸傅斜红”，元稹的“莫画长眉画短眉，斜红伤莫莫伤垂”，苏轼的“枕破斜红未肯匀”等等。

严格来讲，《古今注》和《妆楼记》只是野史笔记，并不能证实这几位化妆达人及其装束是否真实存在，但确能从侧面反映古代人的审美及其变化。